

諸位法師、諸位大德、同修：

這幾天我感了一點風寒，體力還沒有完全恢復，大夫要我多休息。明天我們預定要到澳洲去，今天晚上不講經，所以我想利用這一點時間，跟大家談談弘法與護法。

海內外的同修大德們，都知道佛教在我們這個時代衰微到極處了。為什麼會這麼衰退？古人所謂的「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」，換一句話說，弘法的人太少了，而培養一個弘法人才，又不是短時間能成就的。至少要十年、二十年以上，還得要如理如法，才能夠培養成。可見得這是一樁難事。

古時候，培養僧才，這是祖師大德們一生當中最重要的一樁大事，比弘法利生的事情還要重要。正如同世間法裡面所謂的「不孝有三，無後為大」，世法裡面，第一樁大事情就是「傳宗接代」，家裡面的香煙、祭祀代代有人不至於中斷，這是第一樁大事情。

而佛門也不例外。佛法要代代相傳下去，就是要培養人才。而人才之難得，這也是事實。我們對佛法都有一些基礎，都能夠明瞭其中因果的關係。實在說，如果不是前世有修學的基礎，這一生當中才開始，這是決定不可能的。

一個講經的法師，能夠講得很好的，大概都是過去許多生當中都是講經的，才有這樣的成就。這個是世世累積的成就，決定不是一生的。同學們也許看過《三昧水懺》，你看《三昧水懺》的悟達國師就是十世高僧，他不是一生。一世、二世…十世！第十世他才當了國師，才有那麼大的成就，不是偶然的。這個是因果的定律。

雖然有這個因，如果沒有緣，也不能成就。緣就是要護持，就

是要有護法。護持這個人，要有真誠心，要有高度的智慧，要有耐心，有長遠心才能成就。諸位想想，因跟緣的結合不容易，真是千萬人當中難得有一人，尤其當你在未成就的時候，特別是講經弘法，嫉妒、障礙來自四面八方，逼迫著你走頭無路，我遭遇過這個環境。其實我們細細看看古人，幾乎有成就的人都曾經走過這一條艱苦的道路。

我在沒有學佛之前，就能夠常常為眾生著想。我記得我在十四歲的時候，就常常一個人在那裡冥想，我到這個世間來幹什麼的？常常有這個疑問，來做什麼的。那個時候是抗戰期間，我們受了許許多多的苦難、折磨，常常逃難。日本人打來了，我們就往後面再跑。被他趕著我們跑，跑了八年。一個地方能夠住上半年那就很長了，住上一年的希有！才幾個月就要換地方，不曉得到哪裡換，受這樣苦難的日子。這個戰爭的痛苦，你們沒有遭遇過。

到台灣之後，就很想讀書。我是從小就喜歡讀書，但是沒有機會。在戰爭當中失學了，到台灣之後舉目無親，要靠自己謀生，找一份工作能維持生活就想讀書。我在抗戰期間，只念到初中畢業，以後就沒念書了。到台灣來之後，生活比較安定了，不再逃難了，工餘的時間就看書，我看得很多，看得也很廣泛。到最後，我才決心想學哲學。我喜歡思考，這門學問我很有興趣。因為想學哲學，所以才找到方東美先生。這個是國內知名的一位哲學家，我給他寫信，我自己也寫了一篇文章寄給他看，自我介紹。

過了一個星期，這是民國四十二年的事，四十二年年初，方先生回信約我見面，在他的住處，牯嶺街六十號，是台大的宿舍。見面之後，他對我就很器重。他問我過去念書念到什麼程度？我告訴他，我初中畢業就到台灣來了。他搖頭不相信。他說，我們台灣大學的學生寫不出像你這篇文章，你說是你初中程度，我不能相信。

我說我是來向老師請教的，我句句話都是誠實語，我說「書」我雖然只念到初中，可是我看書看得很多，我喜歡讀書，也很喜歡寫文章。所以談到最後，方先生答應我，讓我每一個星期天到他家裡去，他給我兩個小時的時間，這樣連續差不多有二十多個星期，給我講了一部《哲學概論》。我們只是面對面講話，沒有教材、沒有書本，這個樣子傳授的。他分幾個單元來說，很有體系介紹東、西方的哲學。

最後一個單元，給我介紹「佛經哲學」。我聽了之後很吃驚，因為過去我們總認為佛教是迷信，佛教是低級的宗教，是多神教、泛神教，沒有想到方先生的看法跟我們不一樣。他說佛經是全世界哲學裡面的最高峰，學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，這個話很動聽。所以我學佛，這個動機是方先生啟發的，使我們重新來認識佛教。也就是說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佛法了，不是用宗教、不是用迷信的角度來看，知道它裡面有好東西。

從此以後，我就常常到寺廟去。那個時候台北最著名的是善導寺。善導寺的出家人也都很慈悲，它有個圖書館，裡面藏經相當豐富。在那個時代，求一本佛經可不是容易事情，買不到！自己想要有一部經，唯一的方法就是抄寫。在寺廟裡借《大藏經》出來，自己抄寫。我們當初學佛就幹過這些事情，抄過不少部經。沒得賣！承蒙善導寺的這些法師大德們的幫助，經典可以外借，外借是很難的，不是很熟都不肯外借的，最後連《大藏經》都可以外借。我們關係搞得很好。

沒有事情在家裡看經。我看經大概一個月的樣子，我們宿舍的鄰居，我們的宿舍在新北投，鄰居不遠有一棟小房子，住的是滿清後裔的一位親王，他有一個小女兒，很小，常常跑到我們院子裡來玩耍，我們常常逗她玩，她看到我在那裡看佛經，回去就告訴她爸

爸，她爸爸就來拜訪我，他們是學佛的佛教徒。就問我學佛多久了，我說才一個月，剛剛接觸才一個月。他說：「這個經典你能看得懂嗎？」我說困難是很多。他說「你需不需要一個人幫助你？你有困難向他請教。」我說有這麼好的人太難得了。他就給我介紹認識章嘉大師。他們跟章嘉大師很熟悉。

所以學佛就得到章嘉大師指導。我跟他三年，他老人家非常慈悲，也跟方先生一樣，每一個星期給我一個小時到兩個小時。他要沒事情的時候是兩個小時，如果有事情的話一個小時，三年如一日。我看到哪裡提出問題向他請教，他給我解答，也指導我應該要看哪些東西，雖然他沒有指出經名，經論的名稱，但是他給我指出範圍。所以我的佛學基礎是章嘉大師奠定的，在他那裡三年。對於佛法有了正確的認識，那是一個真正的善知識，跟一般的人決定不一樣。

他教導我決定沒有迷信的色彩，我是剛剛接觸佛法，如果是帶有迷信色彩我不會接受的。而大師的真誠慈悲的確是感動人。他告訴我，他是很想教年輕人，可惜沒有人親近他。第一個是他的地位太高了，他在我們政府是國策顧問，在宗教裡面，他的身分跟達賴一樣，是邊疆上四大喇嘛之一，達賴、班禪、章嘉、哲布尊丹巴，這四個人地位是相等的。另外一個理由，一般人以為他是政治和尚，不願意接近他。他說我哪裡搞什麼政治，國策顧問是被逼著沒法子，非給我，我也不能不接受。所以真正是一位善知識，可惜就是被一般人誤會，年輕人很少能親近他。這是老人家年歲老了，總要找傳人，遇到一個好的學生，非常愛護。

三年之後，章嘉大師圓寂了，他圓寂的時候年紀不大，只有六十幾歲，好像是六十四、五歲的樣子，我跟他的時候大概六十一歲的樣子。好像我二十六歲，他六十一歲。

又過了一年，我離開了工作，由朱鏡宙老居士介紹我到埔里去親近懺雲法師。那個時候也有意思出家，在那個地方因緣不成熟，我在山上住了五個半月。那個時候的埔里是一片荒山，沒有人去的地方，環境非常幽靜。現在我再去的時候，這種自然景觀完全被破壞了，我們中國人講「風水」，風水完全被破壞了，非常可惜。

在埔里住茅篷，那個茅篷是名符其實的茅篷，上面蓋的是茅草，牆是用竹籬笆編的，用水泥抹上去，非常簡陋，也非常辛苦。同住的懺雲法師、大中法師、菩妙法師（我跟菩妙法師的緣從那裡結的），另外朱鏡宙老居士跟我，我們兩個在家人，三位出家人，五個人在一塊兒共修。

住到五個半月，懺雲法師勸我學教，我也有這個意思，他跟朱鏡宙兩個人引薦我認識李炳南老居士，那一年正好是台中慈光圖書館成立，我去還在籌備當中，大概一個月之後，慈光圖書館才開幕。

這樣跟李老師結了緣分。李老師的教導非常嚴格，規矩很嚴，一定要遵守。我在他那邊住了一年零三個月（就是十五個月），學了十三部經，進度很快，差不多是一個月學一部。而李老師那兒的標準，這一部經學了一定要能上台講演才算學會。我在台中雖然沒上過台，但是上台決定沒有問題。我輔導很多同學上台，所以進度很快。

這個時候出家的因緣成熟了，這些都是遵從章嘉大師的教誨，他老人家當年告訴我，真正發心為佛法、為眾生，你的一生自然佛菩薩替你安排，你什麼心都不要操。我相信老師的話。我曾經問他我什麼時候出家，他說：「出家也是這樣的，你不能去找道場、找法師。」我說：「為什麼？」他說：「你要去找法師，不答應就生煩惱。」我說：「沒錯！那要怎麼辦？」「求佛菩薩。緣成熟了，

佛菩薩替你安排。」有這麼一回事情？我就姑妄聽之！

這個時候，緣真的成熟了，圓山臨濟寺的住持新悟法師，他的年齡跟我差不多，過去我們也很熟，都認識。他接臨濟寺住持之後就想到我了，所以就派人來找我，勸我出家。好像在兩個月當中，他派人來了九次，我看他心很誠懇，所以我就答應他了。我向李老師告假，李老師也是很吃驚。他說：「人家勸你，你怎麼就答應？」我說老師，來了九次了，他也呆了，九次了。我說他很誠懇，我就去幫助幫助他。這樣到臨濟寺出家。

那個時候坐火車，那個時候的車很慢，速度很慢，從台中到圓山臨濟寺大概差不多六個小時的樣子。李老師送我到火車站，他非常難過，幾乎流眼淚了，他才說出他的心裡話，以前我們不曉得，他要早說我也不會答應人了。他說他在台中十年（他在台中教學十年了），遇到能夠傳他法的只有兩個人，他說我是一個。這個時候才給我講。另外一個周家麟居士，現在還在台中。所以今天我要離開了，我要走了，他很難過很難過。因為老師跟我講了這個話，我說我出家之後，一定還會來親近您。以後我要實踐我的諾言，所以我出家的時候，到臨濟寺就跟他談條件，我說我每個月要到台中去住一個星期，這個旅費常住要給我，我沒有錢，我要到那個地方去學教。所以我出家是有很多條件的，不是隨隨便便出家的。出家不趕經懺、法會佛事，我一律不搞這個東西。許多條件都答應了，這樣談條件出家的。總算是跟台中的關係沒有脫節。

民國五十年，我在海會寺受戒。受戒，那個時候還要收費，要收五百塊錢的費用，我是身上一分錢都沒有的，臨濟寺也換了住持，白聖法師作住持，我那個剃頭的師父還俗了，所以白聖法師來作住持，就跟著白聖法師。白聖法師就不希望我們去受戒，希望我們過兩年，他傳戒的時候我們來受戒。正在這個時候，我在抗戰期間

有一位老校長周邦道先生，他來找我，他說海會寺傳戒你為什麼不去受戒，我就跟他講沒有錢，需要五百塊錢，我到哪裡去找。他說這個不難，我們同學很多，大家湊一點就可以了。所以他去找同學募捐，捐了五百塊錢，把我送到海會寺。這不都是佛菩薩安排的嗎？我不想去，他一定要把我拉去，沒有錢他去找錢來成就。所以在海會寺受了戒。受戒之後，我就想到學業雖然有一點基礎，不踏實！所以就想學一部大經。要學大經那一定要在台中長住下來，我就向白聖法師告假，我說我去兩年，這兩年當中，過年我回來，老和尚生日我回來，其餘的時間我留在台中學習。老和尚也同意了。但是到年底我回來的時候，老和尚把我罵一頓，「你們離開的時候還想回來？」我一看語氣不對了，這是趕我出去了。我的個性也很強，你只要表示這個意思，我絕對不會賴在這個道場，所以我回到台中，台中正好南普陀寺辦一個佛學院，廣化法師在做住持，我們年齡都差不多，也很談得來，廣化就邀我到佛學院去教一門功課。我說很好，我們教學相長。我在南普陀住了三年。以後李老師叫我到圖書館去住，這樣又重新回到圖書館。跟李老師十年。到五十五年，慧忍法師，我們也是好朋友，這個人也很聰明，當時我覺得年輕的法師應當要學教，要弘法利生，所以我曾經找慧忍，好像是五十四年，我找慧忍、找見如，找他們兩位，都是很聰明的。我們一同到台中住在南普陀寺，跟李老師學經。

見如法師好像學了三、四個月就沒有耐心了，離開了，慧忍法師學了十個月，最後用功過度，一看經書眼睛就發黑，到台北來治病也就中斷了。中斷之後，很難得，他做經懺佛事，大概賺了一些錢在溝子口買了一棟房子，做一個小道場叫做「華藏蓮舍」，原來是個幼稚園，他把它買下來了，那時候大概是六、七萬，那時候很便宜，六七萬買下來的。正好這個道場就在館長的對面，館長住的

那個房子，不是現在的房子，那時候是稻田，馬路很窄，她那個地方是稻田當中一塊比較高地的地方，那裡建的房子。

慧忍就想起我了，他現在自己有個道場了，就到台中去找我，要我跟他住，幫助他興隆他的道場。所以找我到他那邊講經。一個星期講三天，其餘的時間我都還在台中，這樣子住了兩三個月了，我們很投緣，慧忍法師就叫我把台中戶口都遷過來，就在他這裡長住了，我想這樣很好，我們心也比較安定下來了，在這個時候，認識了韓館長。

他們常常來聽經。那時候聽眾大概有二十幾個人，人數不多。這樣子我在他那裡住了十個月。有一天慧忍法師來告訴我，來要求我，要我在台中十年所學的東西，必須在三個月當中把他教會，出了這麼個難題。我說縱然我有本事，十年當中所學的我三個月能夠教得出來，你能夠接受得了嗎？這個意思很明顯就是叫我走路了。走路到哪裡去？沒地方可去！真的就人地生疏，沒地方可去。這些大的寺廟，法師我也認得不少，到那裡去混一頓飯沒有問題，去住幾天，沒有人歡迎。一般寺廟歡迎的是什麼人？做經懺的，他們非常歡迎，講經的不歡迎。沒有一個道場能收容，真的逼得走頭無路。

館長夫婦看到我心裡好像有事情，我就把這事情告訴他們，他們回家一商量，第二天來跟我說：「到我家去住可不可以？」我就到他家去看，他們家兩層樓房，樓上就是他小兒子高貴宇一個人，他念初中。我看了一看環境還不錯，我就回到台中，把這些狀況向李老師報告。請李老師指示。李老師說可以，這樣我就住到館長家裡。

慧忍法師這一幫人在旁邊笑，不會長久，你們看頂多一個月，不會長久。所以講經這個事情很辛苦，你不會講，講得不好，人家



笑話你；你講得好人家嫉妒你，一定是走頭無路。很艱難、很艱難！誰都沒有預料到我到館長家一住就住了十七年，這個護持不容易！

所以護持要真的有認識，要有高度的智慧，要能夠包容毀譽。讚歎的人有，毀謗的人也不少，你要能包容得下，要有耐心。她替我找地方講經，認識這些朋友，利用他們的辦公室，實在找不到就租地方，我們曾經租過不少小房子，所以那個時候講經講幾個月，就要搬家了。非常辛苦！

我們自己沒有財力，也沒有護法。她這個樣子經年照顧，我們的講臺沒有中斷，每一個星期至少有兩三次講演。多的時候，我曾經記得有一段時期，不太長，一個星期講三十個小時。上午、下午、晚上都有。這樣長時期的練習。一個是自己修持的工夫，另外一個是講臺上的技巧，我們在台中雖然是學了一個基礎，可是那只是課堂上上課，要到講臺上去運用，不是那麼簡單的事情，那要很長時期去磨練，才能成就。

我講經二十年，才有這個道場。六十八年，我是民國四十八年開始講經，六十八年才有這個地方。這個地方也是館長一手經營的。我對我自己是非常清楚，我是一個讀書人，不善於管理，所以叫我去管人、管事，我就頭痛，我決定不幹這個事情。她來管。我說行，你管可以。這就有一個固定的地方講經。

所以長遠心非常難發。一個弘法人才的成就很艱苦，不是大家想像當中那麼容易成就的。這個道場建立之後，又過了五年，才有佛陀教育基金會。而佛陀教育基金會不能算一個道場，那個地方相當於一個公司一樣，主要的工作是流通佛經。到以後，有錄音帶、錄影帶流通，對全世界流通。那個機構成立之後，我們就做這個工作。基金會成立之後，簡豐文送我一個小房子，十一坪，就在基金

會的八樓，我這才離開館長家，搬到那個地方去住。我在那邊住了十年。這是說護持、護法，難！我們看到多少護法的，沒有長遠心！口裡說的是一樁事情，實際情形不一樣。

當時在國內，在全島弘法，從南到北，底下到屏東、到台東，上面是到基隆，許多鄉鎮我們都曾經在裡面講過經。以後，第一次是七七年，我到香港去弘法，香港這一條路子，也是館長開闢的。八二年到美國去，這個路子就更艱難了。那個時候出國的護照，第一關是中國佛教會，我有自知之明，我不敢向他們提出這個問題，為什麼？不會准我出國的，又何必自討沒趣，我們很了解！館長想辦法，她加入萬國道德會，萬國道德會老一輩的那些負責人都是東北人，跟她都是同鄉，很熟悉，她加入之後，請萬國道德會聘請我做顧問，他們在洛杉磯開第三次世界代表大會，請我去講演。所以我出國的護照、簽證，是萬國道德會替我辦的，這是館長搞的。

到了美國之後，我們從前慈光大專講座的學生，跟中國佛教會那個時代這些學生們在美國有三百多人，散居在各地，以前他們都聽過我的課的，對我印象都很好。所以到了美國之後，聽說我到美國了，各個地方都來邀請，美國的法緣就這麼建立了。從八二年開始，每年要去一、兩次。這個是國外弘法的機緣她替我開闢。

最近這十年，從李老師往生之後，我們將《無量壽經》推出來，早期我在台中的時候，李老師把這個本子交給我，我看了之後，非常歡喜，第一次館長五十歲，二十六年前，我就跟她講，我說你今天五十歲，我們講《無量壽經》給你祝壽，她也歡喜得不得了。就把這個本子印了三千本。經本印好了，我到台中去，把這個事情告訴李老師，李老師說不行。我說為什麼不行，他說這個經你不能講，障礙太多！你現在年歲還輕，聲望、地位還不夠，如果有人來批評、找麻煩，你擋不住！原因在哪裡？因為這個本子是夏蓮居的

會集本，有很多人反對。障礙太多太多了！於是這個經就沒講成。經本就到處贈送結緣了，改講《楞嚴經》。所以《楞嚴》那個時候講過好幾遍。我是在台中學《楞嚴》的。所以《楞嚴》算是我自己主修的一門功課，我很熟。李老師圓寂之後，我將這個本子印出來流通，在海內外結緣。當時就印了一萬本，許多同修看了這個本子生歡喜心，來找我講解，這十年，我講了十遍。非常受歡迎。機緣，時節因緣，什麼時候成熟有一定的。所以我跟館長打了一個比喻，說我們像一棵菩提樹，這個樹苗是章嘉大師培育的，長成小樹是在台中慈光的十年，那個時候的確很容易被人家摧毀，這是得力於館長三十年維護、護持，使這個樹長大，開花結果了。

今天淨宗，特別是夏老居士的會集本，弘遍全世界，我們飲水思源，這個功德是館長的。如果沒有她那個時候的幫助，我被逼沒有法子，只有一條路走，還俗。如果要不還俗，那就下海去趕經懺去了。否則就走頭無路，逼著你非這麼幹不可。沒想到遇到她，才有今天這個成就。所以諸位要曉得護持佛法的時候只有一個人。

最近十年我們在南洋，此地還有南洋的同修，南洋在十年前沒有人念佛，我好像是一九八七年，第一次到新加坡，以後每年都去一、兩次，在那邊弘揚淨宗，現代南洋人念《無量壽經》的人多，念佛的人多了，往生的人也時有所聞。護持是李木源居士一個人。那邊法師我認識的也不少，誰請我呢？沒有一個人會請我！李木源居士不但請我去講經，而且在前年開始請我去辦培訓班，培養弘法人才。一個人的功德！所以館長在病中，我照顧她這麼多天，只有一次她提到兩個人，其他的人沒有提到，提到李木源，提到松年法師，她問我松年法師今年多大年歲，其他的沒有提到任何人。南洋今天有這麼多人念佛，今天海內外，特別是中國大陸，使我們想起黃念祖老居士過去曾經跟我說過，夏蓮居老居士往生的時候，曾經

跟學生們說，他會集的這個本子，將來從海外傳到中國來，又說這個本子將來會傳遍全世界。當時他們那些人聽了都莫名其妙，而現在所看到的果然是海外傳回去的，真的傳遍全世界。夏老不是普通人，佛菩薩再來的。會集本不容易做，想想過去，王龍舒、彭際清、魏遠都是了不起的大居士，佛法、世法都通達，所會集的都還有許多毛病，感應得佛菩薩再來，為末法眾生重編一個最好的《無量壽經》的本子。

夏老究竟是什麼樣的人？我們不知道。我有一年在邁阿密弘法，就是講《認識佛教》，當時邁阿密佛學社負責人曾憲煒居士，以後出家了，他的外文很好，能替我作翻譯，有不少外國人在一起聽講，所以我把這個講題臨時更改，改成「認識佛教』」。一共講了七、八天，曾居士也是廣學多聞，什麼禪、密、戒律他都學，到處都學，喜歡神通感應。

我沒去之前，我們曾經把黃念祖居士的《無量壽經註解》寄了幾本給他，那個書前面有一張夏蓮居的照片。邁阿密那個地方，是個很奇怪的地方，奇奇怪怪的人很多，有神通的外國人也不少。來聽我講經的幾個就是有神通的。他曾經向這些人請教，把這個照片給他看，看看這個人怎麼樣。那個外國人一看，這個人不是普通人，他的身體是透明的，這是看照片，不是看人，看照片這個人是透明的，這個人現在已經不在了，所講的都是正確的。所以他說這個人是再來人，不是普通人。夏老會集的這個本子是律航老法師從大陸帶到台灣來送給李老師，李老師在三十九年講過一遍，裡頭那個註解是那時候寫的。三十九年大概他才六十一、二歲，一直到他圓寂，這個本子普遍弘揚的機緣才成熟，所以佛法裡講時節因緣。館長是看到開花結果了，我們在新加坡培訓，三十多個學僧，那是結果。

我們沒有想到她這麼快就走，走的時候，使我們感到她也不是普通人，她是阿彌陀佛派來的，所以阿彌陀佛接她回去。我們怎麼樣體會到這一樁事情？她在病重的時候，我突然想到，我們出家人，因為她老是跟我談到，我們出家人要如法，出家要像個出家人，在家要像個在家人。我們出家人穿這個黃海青、紅袈裟，就不如法。這在古時候沒有的。出家人一定穿染色衣。所以我想到這個問題，我就通知悟道，我在病院裡想到的，打電話給悟道，叫悟道通知板橋僧服店來給我們量衣服，我們做咖啡色的袈裟，二十五條衣，希望她快點給我們做。這是四號，三月四號中午，晚上七點鐘，她來給我們量衣服，僧服店老闆娘來給我量衣服，我們就跟她講，希望她早一點能給我們。她說她知道。我就問她：「你怎麼會知道的？」她說中午阿彌陀佛通知她，圖書館有急事你們要趕工。所以她說布料什麼她都已經預備好了。我們這個心才安定了。本來館長走，很悲痛，聽她這樣一講，原來這個後事阿彌陀佛替她安排，這個我們頭一次聽到，從來沒有聽到過阿彌陀佛替人安排事情，這是佛派來的。

她這三十年的護持，也不是簡單的事情。那不是普通人能做得到的，普通人沒有這樣的長遠心，幹幾天就變心了，這才真正體會到一切是佛菩薩安排了。她的使命完成了，她的工作做圓滿了，她交代我們的，我們就是努力的再把後續的事情做完。我們約定好了，你先去，做完了，我們大家都來了。我們在極樂世界再見！

後續的工作就是培養人才，這一樁事情比什麼都重要。她也是第一句話就提這個，教學不能中斷，一定要繼續下去。第二個期望，《華嚴經》是她啟請的，希望我把《華嚴經》講圓滿。而且希望能把《華嚴經》做一個易解，就是做一個簡單的註解，讓一般人都能看得懂。這個工作我做，我答應她。所以我們後續的工作，至於

講經，不重要了，黃念老講，你講這麼多年了，不要再講了，要緊的是「後繼無人」，要想到，一定要培訓人才。所以希望將來，講台上講經讓年輕的法師們來講，你們同修真正肯發心護持佛法，就一定要來聽！你們千萬不要以為年輕人講得不好，來聽幹什麼，那他可不可能講好？不可能！沒人捧場，他怎麼能講好？他要能講好，你就要幫助他、督促他，讓他在講台上天天鍛練，練個十年、二十年，那才能講得好！你們有沒有十年、二十年的耐心？假如你們真的有這個耐心，那你也是極樂世界阿彌陀佛派來的，肯定的。

一看你們沒有這個耐心，你們不是菩薩再來的。你們怎麼會成就菩薩？菩薩才會成就菩薩，不但要聽，而且要批評，講經的人才會有進步。你不批評，他有什麼進步。

在早年我講經的時候，頭十幾年，館長聽經，她都寫筆記，講完之後，她有好多問題來問我，我有一些毛病，她聽到這個地方，幫助我改正，才會有進步！

我在培訓班裡面告訴學僧，你們學講經，真正講好了，你們就走頭無路了。這是事實，我自己經歷的，而且古大德幾乎都經過這個折磨、這個難關，自己心理上要有準備。所以我們自己的表態：謙虛。對任何人都卑下。已經那麼多人嫉妒障礙了，我們再姿態高一點那還得了？儘量把自己的姿態放低，減少障礙。非常重要！

館長幫助我這麼多年，她只幫助我在講台講經，法器、儀規，她堅決的反對，我摸都不能摸。她教學，她會，她懂這一套。我們家裡面這些出家人法器都是她教的。她不准我碰！什麼原因？她說的也很有道理，她說你已經會講經了，再會這一套，那不是找麻煩的更多嗎！讓人家說淨空法師只會講經，除講經外什麼都不會。對對！我們姿態低了。她比我想得週到。減少障礙！所以要有高度的智慧、要有耐心、要有真誠心來護持年輕人。這個年輕人將來他要

成就了，就是你的成就。他有多麼大的功德，就是你護持的人有多大的功德。道理在此地。所以館長為什麼特別得阿彌陀佛的關懷？這個稀有、非常希有！所以我跟她講，如果你見到阿彌陀佛之後，阿彌陀佛給你安排這個事情，我們對阿彌陀佛感覺得非常慈悲、親切。她點頭，對！

我們在這裡宣揚阿彌陀佛這個法門，不遺餘力，盡心盡力在做，在逐漸向全世界推廣。所以你想想，根是從她那個地方，她當時沒有這個勇氣、決心、智慧來保護我們，我們所有一切都沒有了，哪有今天？道場也沒有了。《無量壽經》就可能永遠斷掉了！沒有人弘揚這個本子，在大陸只有黃念祖老居士一個人搞，搞得非常辛苦，我遇到之後，我們在海外幫助他，非常艱難，現在這十年才展開，才被大家肯定了，被大家接受了。

這是佛度眾生徹底悲心的流露。經上講得很好，將來到佛法滅盡，這個經本還能夠留傳一百年，這個本子就是夏老的會集本。今天我們能把這個本子發揚光大，你才曉得這個談何容易，這個功德多大。所以我們平常看館長，她那個態度嘻嘻哈哈的，你看她後面十幾年經也不聽了，天天在拍桌子罵人，她怎麼能往生？可是你細細想一想，她的功德在這一個世紀當中，沒有一個人能夠相比，這個是真實不虛！所以我們非常非常的感激！我們應當繼續努力，我們的成就愈大，她的功德愈不可思議。而我們將來往生西方極樂世界，也一定跟她一樣，阿彌陀佛會很親切的來關懷。所以道場，無論我在這裡不在這裡，我都要讓年輕人出來講，我在家也不會天天講，我一個星期講一次，我要把所有的時間安排讓年輕人來講，希望你們大家要熱烈的來擁護，年輕人一看到這麼多聽眾，他就會更認真、更努力了。為什麼？要不然他對不起大眾！認真努力，充分的去準備，認真去修持。而且還希望你們同修們要認真來指導，你

們聽出毛病，要告訴他，不好講，寫個條子給他，讓他自己看，好改進。這個對他有好處的。這才真正幫助一個人，像這個菩提樹一樣，在那裡澆水、栽培。

除非是不得已沒有時間，有時間一定要來聽。我明天到澳洲，明天是星期二，星期三我們這裡晚上照常講經，星期五也照常講經，星期四杭州南路那邊我叫悟有法師去講經，一定要讓年輕人學講經，講台不能讓它中斷，希望你們大家熱心去擁護、認真去批評。我們印了一張表，我叫他印了十萬張，送來了沒有？催催他！表也不必每一個人一份，放在外面，有人願意批評的，去拿這個表格來填，填完之後，你就交給這個法師，教他下一次改進。這才是弘法利生，才是真正護持正法！

今天我的報告簡單就到此地，希望我們真正懂得怎麼樣做一個出家人，怎麼樣做一個護法的人。出家人如果不努力，不認真，不能成就，對不起護法。天天念迴向偈「上報四重恩，下濟三途苦」，那都叫打妄語，都叫騙人。弘護工作做得圓滿，佛法決定興旺，眾生一定得福！好！謝謝諸位同修。